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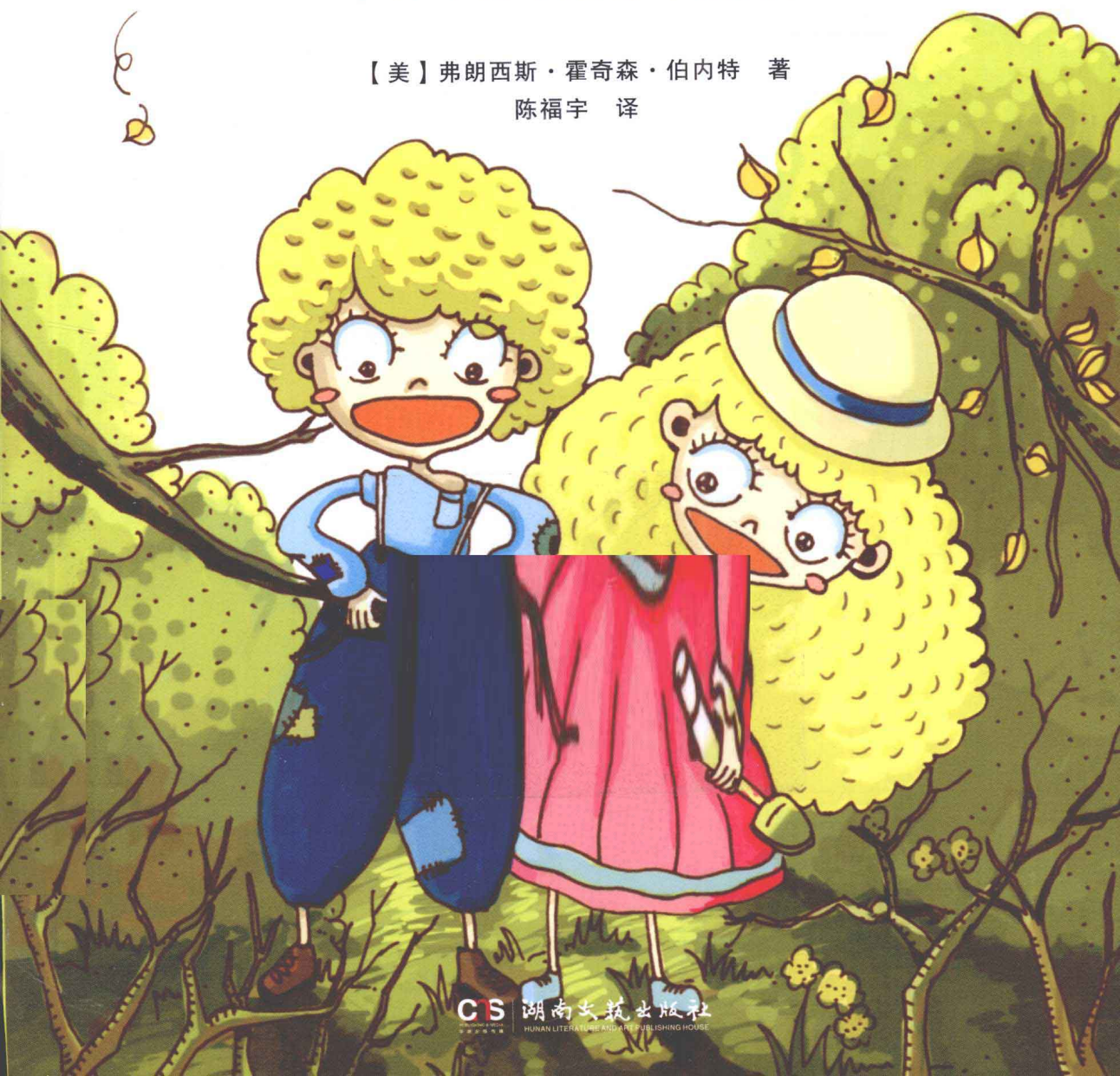
《风尚悦读》
经典，改变气质。

亲子系列

秘密花园

Mi Mi Hua Yuan

【美】弗朗西斯·霍奇森·伯内特 著
陈福宇 译



CI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风尚悦读

经典，改变气质。

亲子
系列

秘密花园

Mi Mi Hua Yuan



【美】弗朗西斯·霍奇森·伯内特 著

陈福宇 译

CAS
PUBLISHING & MEDIA
中南出版传媒集团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秘密花园 / (美) 伯内特 (Burnett,F.H.) 著 ; 陈福宇译.
—长沙 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2.1
(风尚悦读)

ISBN 978-7-5404-5288-9

I. ①秘… II. ①伯… ②陈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57986号

秘密花园

作 者: 【美】伯内特 (Burnett,F.H.)

译 者: 陈福宇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翻译统筹: 刘荣跃

责任编辑: 陈新文

插图设计: 段张取艺工作室 (段颖婷、张卓明、郭汝荣、谭婷)

整体设计: 吴学军、进 子、刘春瑶、郭 燕、黄 芸、涂灵

排版制作: 佳直设计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<http://www.hnwy.net>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市雅高彩印有限公司印刷

2012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印张: 13.5

字数: 200千字

印数: 1-8,000

书号: ISBN 978-7-5404-5288-9

定价: 25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目录

contents

- 第一章 都走了 / 002
- 第二章 玛丽小姐真是犟 / 007
- 第三章 穿越荒原 / 014
- 第四章 玛莎 / 019
- 第五章 走廊里的哭声 / 031
- 第六章 “有人在哭——真的有人在哭” / 037
- 第七章 花园的钥匙 / 042

- 第八章 小鸟带路 / 048
- 第九章 最奇怪的房子 / 054
- 第十章 迪肯 / 062
- 第十一章 画眉小姐的家 / 071
- 第十二章 “可以给我一块地吗？” / 078
- 第十三章 “我叫科林” / 085



第十四章 小王子 / 096

第十五章 筑巢 / 106

第十六章 “我不要！” 玛丽说 / 116

第十七章 暴风骤雨 / 122

第十八章 “你不该浪费时间” / 129

第十九章 “它来了！” / 135

第二十章 “我要活下去——永远——永远！” / 144

第二十一章 本·威勒斯塔夫 / 151

第二十二章 太阳下山的时候 / 16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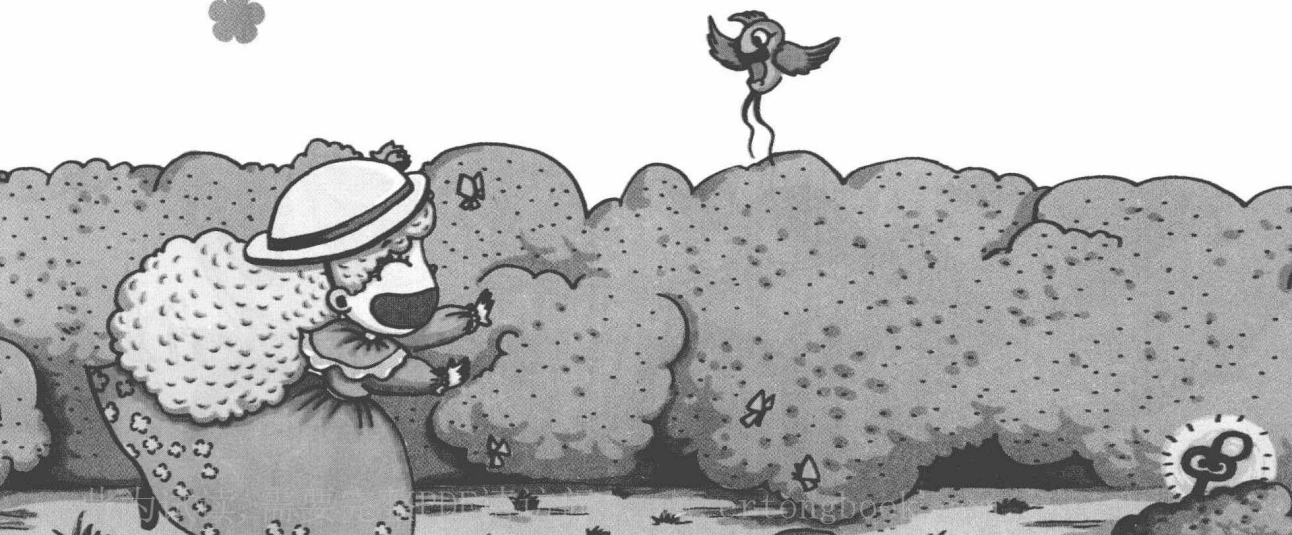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三章 魔法 / 165

第二十四章 “让他们笑话吧” / 176

第二十五章 帘子 / 185

第二十六章 “是妈妈！” / 191

第二十七章 在花园里 / 199



内容提要

美国女作家伯内特的《秘密花园》（The Secret Garden）初版于1911年。小说讲述了两个孤独的孩子获得新生的过程。一场霍乱使性情古怪的玛丽成了孤儿，她只好被送往远在美国的姑父克拉文先生家中。克拉文先生伤心妻子的意外离世，变得阴郁古怪消沉遁世，他的庄园里有一百间上着锁的屋子，还有一个十年不准进入的秘密花园。玛丽在知更鸟的帮助下，意外地发现了秘密花园的钥匙，后来，她还听见了一个神秘的哭声。这一切都在吸引着她去探索庄园的秘密。在迪肯的帮助下，玛丽使得死气沉沉的花园重现生机。后来，一度被认为活不了多久的庄园小主人科林也加入了进来。大自然的力量改变了一切，在秘密花园里，玛丽、科林和克拉文先生都先后走出了心灵的创伤，就连常年笼罩在阴霾之下的古老庄园也一同获得了新生……

作者在书中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理念——昂贵的教育不一定能培养出优秀的孩子，因为孩子们都热爱自然，渴望摆脱束缚。顺应活泼天性的要求，沐浴着大自然的气息长大的孩子，才是真正健康的。伯内特女士用细腻婉转的笔调，为我们写出了一首生命的赞美诗，让每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为之深深感动。



第一章

❀ 都走了

玛丽·朗诺克斯被送到米歇尔·怀特庄园的姑父家时，大家都说从没见过这么难看的孩子。事实上，的确如此。看看她——瘦瘦小小的身子，稀稀拉拉的头发，瘦瘦小小的脸，脸上满是忧郁和苦楚。

出生在印度的她，从小就这病那病的，所以，她的头发黄黄的，脸色也是蜡黄蜡黄的。玛丽的爸爸曾经在英国殖民政府工作，一直都忙忙碌碌，而且他自己也总是体弱多病。玛丽的妈妈天生丽质，过去总是热衷于参加各种各样的聚会，在人群中寻找自己的快乐；她压根就没想过要孩子，所以生下玛丽后，她立刻就把孩子交给了奶妈，并且命令奶妈把孩子带得越远越好，免得惹主人不高兴。因此，瘦弱、难看、坏脾气的玛丽从小就缺乏教养，长大后也是如此。她只记得奶妈和其他佣人们黑黑的脸庞，其他的就一无所知；因为担心玛丽的哭声会惹怒主人，他们对她也只能百依百顺。

这样一来，到玛丽六岁时，已经变得像小猪崽一样，无比任性、极端自私。曾经有一位女家教到家里来教玛丽读读写写，可是她实在受不了玛丽，三个月后就不干了；再后来的老师们，一个比一个干得短。只要玛丽认准了不想学习，就连自己的名字都懒得写。

大约是玛丽九岁那年，一个炎热的早晨，玛丽从睡梦中醒来，心烦意乱，她一眼看到床边站着的不是自己的奶妈，更加怒不可遏。

“你来干什么？”她冲着那个陌生女人嚷道，“滚开！叫奶妈来！”

佣人吓坏了，结结巴巴地回答说奶妈来不了了。玛丽一跃而起，对着她又打又踢，根本控制不住自己。女佣更加害怕了，只会重复着说奶妈无法来照料小主



人了。

那天早晨怪怪的，一切都乱套了，佣人中好几个都不见了，玛丽看到匆匆忙忙从身边经过的那几个，也都满脸恐惧，面如死灰。谁也不告诉她怎么回事，她的奶妈也没来。整整一个上午，根本没人搭理她，最后，她自己溜到了花园里，在走廊外的树下玩儿。她假装自己在弄一块花圃，摘来又大又红的芙蓉花，插在小土堆上。

可后来，她越变越生气，回去的路上，嘴里嘟囔着想说的话，叫喊着那些佣人的名字。“猪！猪！猪生的！”她这样喊着，要知道，这可是最恶毒的骂他们的话。她咬牙切齿，一遍又一遍地骂着同样的话。

这时，她听见妈妈和谁一块儿朝走廊走来。和她在一起的是一个金发的小伙子，他们站在那儿，压低了嗓门，用一种奇怪的声音说着话。玛丽认识这个娃娃脸的小伙子。她以前还听说过，年纪轻轻的他是英国来的官员。

小女孩盯着他看，但她更主要是盯着妈妈看。只要有机会看到妈妈，玛丽总是盯着她看，因为“女主人”——玛丽过去更经常这样叫她——长得又高又苗条，模样俊俏，穿得也很漂亮；她的头发就像微卷的丝儿，小巧的鼻子似乎对任何东西都那么不屑，还有她那大大的眼睛总是在笑。妈妈的所有衣服都是那么薄，那么轻盈，玛丽觉得它们“镶满了花边儿”。这天上午，妈妈的衣服甚至比往常更加花枝招展，但是，她的眼中却没有了笑意。那双大眼睛充满了恐惧，急切地看着那年轻官员的脸。

“真的有这么严重吗？啊，真的吗？”玛丽听见妈妈问。

“真的很糟，”年轻人颤抖着回答，“很糟，朗诺克斯夫人。您本该两个星期前就到山上去。”

“女主人”使劲拧了自己的手。

“噢！我知道我该早点儿去！”她哭着说，“为了参加那个愚蠢的晚宴，我就是多呆了几天。我真是个大傻瓜！”

就在这时，佣人那边突然传来巨大的哭声，她不由得抓紧了年轻人的手。玛丽站在那里，从头到脚都在发抖。

哭声越来越大。

“怎么了？到底怎么了？”朗诺克斯夫人喘着粗气问道。



“有人死了，”娃娃脸官员回答说，“可您没告诉我，是在佣人当中啊！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女主人哭喊道，“跟我来！快跟我来！”她转身冲进了房子里。

那之后，恐怖的事情发生了，玛丽也明白了，为什么那天早上那么奇怪——霍乱爆发了，而且似乎不给任何人生还的机会。人们不断死去，像苍蝇一样。奶妈头天夜里就染病了，就是因为她死了，小屋里的佣人们才号啕大哭。一天之内，又有三个佣人死掉，其他人都吓跑了。到处弥漫着恐慌的气息，每家每户都有人正在死去……

第二天，一切都陷入了混乱之中。玛丽一个人躲在房间里，谁也顾不上她了——没人记起她，没人想管她。而就在那天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她却一无所知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玛丽不停地哭着，后来就睡着了。她只记得人们都病了，她还听见了怪异的声音。

醒来后，她悄悄溜进了餐厅，里面空无一人，不过，看起来一顿盛宴刚刚吃了一半，看看桌椅和盘碗摆放的样子，好像用餐的人是因为什么而突然起身、匆匆离去。小玛丽吃了些水果和饼干，觉得口渴了，于是她又喝了一杯红酒，那瓶酒似乎还没人喝过。很快，玛丽就感觉昏昏欲睡，头晕得厉害。她赶快跑回房间，把自己关在里面。听着佣人屋里传来的哭喊声和外面急急匆匆的脚步声，她害怕极了。但是，那酒实在太厉害了，她连眼皮都睁不开了，只好躺到床上，睡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
就在玛丽睡着的那段时间里，发生了许多事情。但里里外外发生的一切，还有那巨大的哭声，都没吵着她——她睡得太沉了。

醒来后，她躺在床上，双眼盯着墙壁。家里安静极了，从未有过的沉寂。听不见哭声，也听不见脚步声。玛丽心想，是不是大家的病都好了？是不是烦人的事都过去了？她还想，奶妈死了，该由谁来照顾自己呢？会有新的奶妈的，也许她还能讲些自己没听过的故事呢！玛丽早就烦透了原来的奶妈，所以奶妈死了她却没哭。她是个没有感情的孩子，也从来没有关心过谁。这场瘟疫带来的慌乱、嘈杂，还有哭喊，真的把她吓坏了。她也气坏了，因为好像没人记得她还活着。每个人都惊慌失措，谁也没想起这个讨厌的女孩儿。瘟疫来的时候，大家都只顾着自己，哪还顾

得上其他呢？不过，现在大家都已经好了，该有人记得来找她呀！

可是，谁也没来。玛丽躺着，等着，却发现家里越来越安静。忽然，她听见有什么东西在地上“沙沙”作响，她低下头，看见一条小蛇，一边扭着身子，一边用宝石一样的眼睛看着她。她一点儿都不害怕，它那么小，根本就没毒，也不会咬她。小蛇似乎急着要出去，就在玛丽看着它的时候，它已经溜到门缝那儿了。

“好奇怪啊！这么安静。”她说，“是不是家里只剩我和这条小蛇了？”

话音刚落，她就听见院子里传来了脚步声，很快脚步声又到了阳台那儿。那是男人的脚步声，他们进了房子，压低了声音在说着什么。家里没有人出来迎接他们，也没有人和他们搭话。他们好像打开了房门，在朝里面张望。“真是凄凉啊！”玛丽听见有人叹息着说，“那个漂亮的女人！我想她的孩子也一样很漂亮。我听说这户人家有一个孩子，可是谁也没见过。”

过了几分钟，他们就打开了玛丽的房门。当时她正站在房间的正中央，容貌丑陋，个子瘦小，脾气很坏，这会儿正皱着眉头生气呢，因为她开始觉得饿了，更让她生气的是，自己被彻底遗忘了。第一个走进房间的是一位大官，她见过爸爸和他说过话。他看上去又累又烦，可当他看到玛丽时，不由得吓了一跳。

“巴尼！”他高声喊道，“这儿有个孩子！有个小孩单独在这！在这个鬼地方！老天爷，她是谁呀！”

“我叫玛丽·朗诺克斯。”小女孩说，心想这个人怎么可以把爸爸的房子叫



做“鬼地方”呢？真是没礼貌！“大家都生病的时候我睡着了，我刚刚醒来。为什么没人来陪我？”

“她就是大家都没见过的那个孩子！”那人欢呼着对同伴们说，“大家都把她忘了！”

“为什么要忘记我？”玛丽问道，一边跺着脚，“为什么没人管我？”

那个叫巴尼的小伙子看着她，满脸哀伤。玛丽甚至看见他差点儿就哭了，不停地眨着眼睛。“可怜的孩子！”他说，“他们都来不了了。”

那奇怪的样子突然让玛丽明白了。她已经没有爸爸，也没有妈妈了，他们都死了，夜里就被抬走了。没有死的那几个佣人也争先恐后地离开了她的家，谁也记不起还有个主人呢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家里如此安静。这下，家里真的只剩下她自己和小响尾蛇了。



第二章

❀ 玛丽小姐真是犟

玛丽过去很喜欢远远地看着妈妈，她觉得妈妈很漂亮。但她对妈妈知道的不多，所以妈妈死了以后，谁也不相信她能有多么想念、多么依恋妈妈。事实上，玛丽一点儿也不想她。她是一个自己找乐的孩子，和过去一样，她现在也只想着自己。要是再大一点儿，孤零零一个人的她毫无疑问会着急，会感到无助。但她实在太小了，她相信自己会像往常一样被照顾得好好的。她心里想的是，她能不能到一户好人家里去，大家都对她彬彬有礼，还像奶妈和其他佣人那样对她百依百顺。

她先是被带到了一位英国牧师的家里，但是，她知道呆不了多久。她也不想再呆下去。牧师家里一贫如洗，有五个年纪差不多的孩子，穿得破破烂烂的，总是打架、抢玩具。玛丽讨厌这个脏兮兮的家，跟这家人也合不来，所以，刚刚一两天，就没人理她了。

第二天，大家给她起了个绰号，这可把她气惨了。是巴斯尔首先想到的。他长着朝天鼻，蓝色的眼睛里满是傲慢和野蛮。玛丽非常讨厌他。

这天，玛丽正在一棵树下独自玩着，她把土堆起来，要为花园铺条小路出来。这时，巴斯尔过来了，站在一边看着玛丽。看着看着，他也来了兴致，不由得提议说：“为什么不把石头也堆起来，弄一座假山呢？”他靠了过来，用手指着说：“瞧，就堆在那中间。”

“滚开！”玛丽大喊，“我不要和男的玩。滚！”

好一会儿，巴斯尔恼羞成怒，接着就开始冷嘲热讽——他总是这样嘲弄自己的姐妹。他绕着玛丽走了一圈又一圈，跳呀、唱呀、笑呀，不断做着各种鬼脸。他这样唱道：



“玛丽小姐真是犟，
菊花种在同一行。
金贝银钟堆成山，
怎么修得好花园？”

他唱呀唱呀，直到其他孩子都听见了，也都哈哈大笑起来。玛丽越是生气，他们就越是唱得起劲：“玛丽小姐真是犟……”而且，从那以后，只要玛丽和他们呆在一起，他们提到她就喊她“犟玛丽”，和她说话时也是如此。

“你就要被送回老家去了，”巴斯尔对她说，“就在这个周末。我们真开心！”

“我也很开心，”玛丽毫不示弱，“家在哪里呢？”

“你居然不知道自己老家在哪里！”巴斯尔说道，语气里充满了轻蔑，其实他也不过七岁大而已。“当然在英国啦！我们奶奶就住在那儿，我姐姐马贝尔去年就被送到那儿去了。你没有奶奶，就会被送到你姑丈家里。他叫阿奇伯德·克拉文先生。”

“我不认识他！”玛丽打断说。

“知道你不认识他，”巴斯尔回答道，“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们女的都这样。我听见爸爸和妈妈说起他。他住在乡下一栋冷冷清清的大房子里，谁也不和他来往。他脾气暴躁，不让别人靠近自己；而就算他愿意，别人还不愿意呢！他是个驼背，所以很自卑。”

“我才不信你的鬼话！”玛丽说，她转过身去，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，因为她实在听不下去了。不过，后来，玛丽倒是想了很多。

那天晚上，克劳福德太太告诉她，过几天要送她漂洋过海到英国去，到她姑丈阿奇伯德·克拉文先生家里去，到他的迈克尔·怀特庄园去。玛丽听了，面无表情，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。大家都有些不知所措了，只能试着向她示好。可是，当克劳福德太太想亲亲她的时候，玛丽却把脸转到一边去了；克劳福德先生轻轻拍了拍她的背，她却用手紧紧抱住了双肩。

事后，克劳福德太太不无遗憾地说：“她妈妈长得那么漂亮，而且举止多么优雅，可是玛丽却相貌平平。她是我见过的最不讨人喜欢的孩子。孩子们都叫她



‘婁玛丽’，虽然他们太不懂事，但却很容易理解。”

“要是她美丽、优雅的妈妈以前能多花点心思在孩子身上，玛丽或许会更加懂事。现在，美人已经死了，却压根没人知道她有个孩子。想起来就觉得悲哀。”

“我相信她看都没看过玛丽几眼，”克劳福德太太叹着气，“奶奶死了之后，再也没人想起小玛丽了。佣人们竞相离去，把她一个人丢在那空落落的房子里。麦克格鲁上校说，当他打开房门，看到玛丽独自站在屋子中间时，他魂都差点儿吓飞了。”

在一位官太太的照应下，玛丽漂洋过海来到了英国。那位太太是带自己的孩子去英国上寄宿学校的，她的心思全在自己的孩子们身上。所以，当看到阿奇伯德·克拉文先生派来接玛丽的人时，她如释重负，迫不及待地将玛丽交给对方。

接玛丽的女人是克拉文先生庄园的管家，名叫梅德罗克太太。她长得矮矮胖胖，脸颊红红的，黑色的眼睛，目光犀利。她穿着暗紫色的裙子，披着有褐色饰边的黑丝巾，戴着黑帽子，帽子上挤满了紫鹅绒做的花，只要一动，那些花就抖个不停。玛丽一点儿都不喜欢她，不过，既然自己很少喜欢上谁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而且，显然，梅德罗克太太也不太在乎玛丽。

“天哪！她怎么长得这么丑啊？”梅德罗克太太说，“可我们听说她妈妈是个大美人啊！她怎么一点都没传给孩子啊，夫人？”

“或许她长大了就会好看些，”官太太捺着性子回答说，“她就是脸色黄了点，有点儿苦瓜相，不过身材不错。女大十八变嘛！”

“她是该变一变了。”梅德罗克太太答道，“但是，我估计，迈克尔·怀特庄园可不是孩子们能变好的地方。”

这个时候，玛丽正站在小旅馆的窗前，离她们有点远。她们以为玛丽没听见她们在说什么。其实，尽管玛丽一直在看着人来车往，但她却什么都听到了，她忽然对姑丈和他的庄园充满了好奇心。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？他长得什么样？骆驼是什么样子？她从没见过，也许是印度没有骆驼吧。

自从玛丽没有了奶妈，并且一直住在别人家里以后，她就开始感到了孤单，心里也有了一些从未有过的古怪念头。她不明白，为什么自己会没有归宿，就算爸爸妈妈活着的时候也是如此。别的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宝贝，可她自己却从没属于

任何人。她曾经也有佣人，吃穿不愁，可谁也没真正在乎过她。她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不讨人喜欢；当然，还有一点，就是她不知道自己不讨人喜欢。她经常觉得讨厌别人，但却不知道自己也讨人厌。

玛丽觉得，梅德罗克太太是她见过的最讨厌的人，瞧她那不起眼的红脸，还有那不起眼的礼帽。第二天，在她们回约克郡的路上，玛丽就昂着头，从火车的这头跑到那头，尽可能离她越远越好。一想到人们把自己当做她的孩子，玛丽就气不打一处来。

但是，梅德罗克太太一点儿也不在乎玛丽，不在乎她是怎么想的。她是那种“跟年轻人没话说”的女人。至少，如果有人问起的话，她会这样说。她根本不想去伦敦接玛丽，因为正好碰上她妹妹的女儿要出嫁；但她在米歇尔·怀特庄园当管家，生活舒适，报酬也好，而要保住这个位子的唯一办法，就是克拉文先生叫她做什么她就立刻去做，她甚至从来都不敢多嘴。

“朗诺克斯上尉和太太在霍乱中丢了命。”克拉文先生冷冰冰地对梅德罗克太太说，言简意赅。“朗诺克斯上尉是我妻子的哥哥。现在，我是他们女儿的监护人。我们要把孩子接到这里来。你亲自去伦敦，把她接来。”

就这样，她稍加收拾，就上路了。

这个时候，玛丽正坐在火车的一个角落里，看上去愁眉苦脸，烦躁不安。她戴着黑色的手套，把手反插在双腿中间，既找不到书看，也没有风景可看。黑色的裙子让她看起来越发地蜡黄，黑色的帽子底下露出稀稀落落的几缕头发。

“我这辈子都没见过你这么麻劲的小孩。”梅德罗克太太心里想（“麻劲”是约克郡的本地话，意思是“惯坏了的、爱生气的”）。她也从来没见过哪个小孩能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，什么也不做。到了最后，她再也看不下玛丽的那副样子了，开始用轻快的声音对玛丽说话，却是一脸严肃。

“我想，我还是应该和你说说你要去的地方，”她说，“你知道你的姑丈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玛丽回答。

“没听你父母说起过他？”

“没有。”玛丽皱着眉头说。她皱眉头，是因为在她印象中，爸爸妈妈从来

没有特意对她说起过什么。当然，更没教她怎么做人、怎么做事。

“哼。”梅德罗克太太咕哝着，盯着玛丽那张怪异而毫无反应的小脸。很长一段时间后，她没再说什么。后来，她又开始了。

“我想，应该告诉你做点什么准备。你要去的可是一个奇怪的地方。”

玛丽一声不吭，这种冷漠让梅德罗克太太感到尴尬，不过，她深吸了一口气，又接着往下说。

“我是说，那地方可够大的，但却阴冷阴冷的。而克拉文先生深以为傲，这本身就让人浑身发冷。那房子有六百年了，在荒原边儿上，里面有接近一百间屋子，不过大部分都是关着的，还加了锁。房子里有字画，有精美的老家具，还有一些老玩意儿。房子周围是一个很大的公园，有好几个小花园，种满了树，树枝都垂到了地上——有些是这样。”

她稍作停顿，又深吸了一口气。“但除此以外，什么都没有。”她突然停了下来。

玛丽刚刚开始听进去，尽管她本不愿这样。听起来和印度是多么不一样啊！新鲜的东西最能吸引她了。不过，她可不想表现出自己很感兴趣的样子——而这正是她不讨人喜欢，让人看了不舒服的一个原因。她就只管静静地坐在那儿。

“好了，”梅德罗克太太问道，“你觉得它怎么样？”

“没什么，”她回答说，“我对它一无所知。”

这让梅德罗克太太笑了起来，但她很快就收起了笑容。“呃，”她说，“可你看起来像个老太太。你不在意吗？”

“没关系，”玛丽说，“在不在乎都一样。”

“你说得很对，”梅德罗克太太说，“确实没关系。我不知道，在米歇尔·怀特庄园，人们会怎么对待你。但可以断定，他可不会管你，这是肯定的。他从没关心过谁。”

她停了下来，似乎刚刚想起了什么。

“他是个驼背，”她说，“这让他有些错乱。过去，他脾气暴躁；虽然有钱，还有那么大一片地方，却十分吝啬。直到他结婚。”

这时，玛丽的眼睛不由自主地转向梅德罗克太太，尽管她还是不想显出感兴趣的样子。她从没想过驼子姑丈结婚了，她显然有些吃惊。梅德罗克太太看到了